

■安庆美景

优游大山

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总是言过其实。名不虚传、不虚此行的总是很少。一个地方,用文字或者镜头装饰出来倒有模有样,若是真的到了那里,也不过如此。大山却实在算得上是个例外。

大山在长江北岸的枞阳县,属本土的“东乡”,一处颇有特色与名气的地方。来之前,早已从朋友的谈论中知道它,从有关媒体上了解它,知道它是国家2A级景区,“全国先进绿化千佳村”,“长江中下游地区低丘滩地综合治理与开发项目点”、“中国森林生态网络工程体系建设示范基地”,这样的描述让人疑惑又心仪神往。

我到大山的时日正是临近清明,尽管天气谈不上晴朗,但走出城市立即感受到春天的气息。车过山野之处,草木已经萌发,麦苗翠绿得发亮,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冲击着人的视觉,令人精神振奋起来。时下,当很多人奔着城市的热闹与繁华择楼而居时,却有不少人忙里偷闲打点行囊赶往乡村溜达观光,这属于亲近自然的明智之举吧。友人说,在山野里行走就是特别,城市无法与之比拟,而春天当是一年之中的最佳季节了。既然如此,春天的大山该是怎样呢?

沿着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前行,很快就到了大山。出现在面前的大山,带给人兴奋与悸动——说它是一幅画卷或者仙境,非但不过分,反而觉得太蹩脚,但我一时也确实找不出更合适的比喻。偌大的一座山成“人”字型伸展出两脊,山麓之间一片空旷的山坞,举目而望,瓦蓝的天空下,由山坡到山脊,一律是葳蕤的草木,近处的葱茏翠绿,远处的则黑黢如黛,极少看见裸露的山石,淡淡的烟雾在山脊上浮挂。

去大山,花是最好的请柬,或是一张显眼的名片。山坡上,映山红俯拾即是,随时可以采一簇拥在怀里;山径旁,有一种叫铁古条的灌木,簇拥着瓷白的小花,比梨花还白,可作佐餐的美味。除了野花,最引人注意还是成片的经果林花儿,满山坳的花朵,仿佛花的海洋,令人雀跃不已。去年严冬的一场大雪,冻伤了很多庄稼植物,原以为大山的果林在劫难逃,没料到面前的果树花依然灿烂,并不比往年逊色。桃花的粉红成为这里的主色调,间有李花和梨花,李花碎屑如蝇,梨花似团块的雪片,附在枝条上竟不见一片绿的叶子。果树的底下,还有金黄油菜花与粉白的豌豆花。因了花的存在,空气中弥漫着香气,似乎还有甜味儿。人在桃花丛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友人说,再到夏天来这里

张正顺

就更好了,能够吃到果实,大山的桃子又脆又甜,可以与北京密云的蜜桃媲美。我见过密云的桃林,吃过密云的蜜桃,却断定密云的桃花没有大山的润泽鲜亮。

花朵的鲜亮缘于水的滋润——大山的水非常奇特。山涧的水潺缓不断,格外清亮,令人忍不住往嘴里掬一口。大山水库依山谷而建,一潭碧水于两脉相挽之中,山水自成和谐天趣。站在库坝上看,潭水自高远的山谷间伸来,水面愈阔水也愈亮,像一面出匣的镜子,倒映着岸上的景物。沿着一侧山路往水库的上游去,随着潭面渐窄,两岸的山峰与草木叠映在一起,那水由绿变成了蓝色,神秘的靛蓝色,撩得人们啧啧不已,不禁同声脱口吟起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诗句来。有几个人忙着对深潭拍照,想把这奇特的靛蓝留住,带回去珍藏。在水库的堤坝上除了安装有调节水位的机关,还有一根自动引水的钢管,碗口粗,依着山坡,听见水流的哗哗声,一直伸向山坞的经果林里。有了这根管道,果林的灌溉大为方便,也免去了干旱之虞。难怪人们由衷佩服大山水库的创意,原来它增添了大山的景色,还带来经济实用价值。

在大山行走,感觉身心与自然合为一体。涧水溪流边,一丛丛翠竹摇曳生姿,毛茸茸的竹笋正破土而出;山道旁,新生的蕨菜耸肩握拳,椿树伸出绛红的手掌,还有许多不知道名字的野草野花,散落在灌木丛中。蝴蝶翩跹起舞,蜜蜂在茶丛中喧闹。就静静地站在一处,放眼而望,顿觉悦目精神,就随意呼吸一口气,体内的浊气荡然无存。不闻花香,又无不觉花香存在;鸟的鸣叫声也随处可见,却不知道鸣自何处。

游玩了大山,使人兴趣盎然,而饥肠辘辘,以至于“大山土菜馆”的饭菜显得格外可口。所有的菜肴都是正宗的大山土产,有干竹笋,有干豇豆,有新鲜的芦笋和蕨菜,虽然没有品尝到特色的山上的野麂子肉,但一盘红烧“虫子鸡”果然让人吃得满口生香。大山的“虫子鸡”别具一格,除了鸡种是真正的土鸡外,其所食取的是经果林中的草虫,



绿波荡漾的大山村水库(资料图片)

因而肉质与味道与众不同。

离开大山之前,再次来到经果林的桃花边,不为别的,只为这般匆匆来去于心不忍。“郁郁黄花,无非般若”,思量这般桃花,花团锦簇,鲜亮悦目,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得的景象,又仿佛几时在梦中相见过,恨不能载它而归。大山的桃花绚烂至极,无与伦比,正是大山的结晶。人面桃花,粉红的脸庞显出女人的俊俏美丽,写下由内而外的健康指数。大山的桃花,就写在大山的脸上。我突然觉得,是桃花带给大山的美丽,是大山创造了桃花的奇迹。奇迹还包含桃花与大山的相遇,这是地利、天时、人和的最佳结合吧。

据说,在大山的深处,有许多奇峰怪石幽洞,值得一游,我们因得行程仓促,不能亲临。但我们并不觉得遗憾,大凡游历就如读书,读得要处可以省得其余,不必一一过目。且不说已经看过大山的这般景色,但有这般的桃花就已经知足。也许,与我一样,更多的游客,来到大山,最在意与留意的正是这里的桃花了。

■行者感悟

人与草木

天公真不作美,从庐山的仙人洞回来的当天晚上下起了绵绵细雨。山上的气候在来时的路上导游就告知了,然心里仍存有丝丝侥幸,明天也许会天朗气清。

晚上睡得很迟,早上被铃声惊醒。掀开潮湿的被褥,不禁有阵阵寒意袭来,山上的初秋仿佛山下的隆冬。雨拍打着窗户上的玻璃,哗哗地,像是要叩开门扉,呼啸而入。墙上的空调孤零零地,似乎在守候着大山最后的灵气。一辆大巴静静地蹲在楼底,雨水沿着玻璃顺流而下,滚入了路面的积水里,和成一体。窗外雾气蒙蒙,一切都被笼罩在乳白色的雨雾中,如仙界一般。纵使天不再放晴,庐山的变幻莫测的云雾是否会依旧婀娜多姿呢?

雨愈下愈大,身上的雨衣不合时宜地破损了,裤子湿了,鞋子湿了,看风景的心情也淋湿了。脚下是一段泥泞,打滑,一双眼睛牢牢地盯住了双脚和前行的道路。低头走路,抬头做人的真理,此刻得到了铁的验证。走过泥泞的拐角便转入石条砌成的阶梯了。驻足眺望,树木森森,野草林乱,红墙红铁皮覆盖的屋宇隐隐约约,似有似无,似高似低。

几分钟后,便来到了一方陡坡的平台上。趟着地面的低洼积水,撑着雨伞,导游的话语夹杂着雨声传递到被雨帘遮挡的耳膜:三宝树。顺着她的手望去,三棵巨大的树木屹立于眼前。两棵柳杉,一棵银杏,姿态古老婆婆,显然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一千六百多年的银杏参天似伞,柳杉亭亭如塔。三树凌空耸立,高约三、四十米,身躯粗大挺拔,几人手挽手方能合抱,气势雄伟,可谓三杰。三树盘根错节,枝繁叶茂,纵横交攀,密密层层,浓荫蔽日,绿浪连天。这里山色

胡江华

岚气,石乳清泉,竹木清幽,胜似龙宫。

导游撑着伞举着喇叭嚷着:相传神宗皇帝当年在黄龙寺设临时行宫,想用三棵树做贺桌举行宴会,命百工匠砍锯,可怎么砍也没用,锯拉不进,斧砍不动,皇帝发怒下旨要杀工匠,众工匠只得抱树而哭。只见树枝左右摇摆,树叶哗哗作响,三棵古树竟瓮声瓮气地说起话来,你们真可怜啊!你们都有妻子儿女,我们不忍心让你们遭杀身之灾呀,你们先把我们的树枝一根根砍断,再把树干一块块挖下来,这样,你们就能把我们砍倒了。工匠们一听古树竟然会说话,全都吓呆了!其中有个年纪稍大的工匠壮着胆子说,神树啊!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这样砍呢?

三棵古树说,你们看吧,在我的前后左右,长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树,他们都是我们的孙子、曾孙。如果一下子把我们砍下来,岂不会把我们的子孙压死吗?为了救我们的子孙,我们情愿让你们一技枝地砍,一块块地挖。只要能救得我们的子孙,救得你们的性命,我们纵然一死,也心甘情愿啊!

工匠们感动极了,树既有情,人岂可无义。众匠遂抱着宁死不伐之心。皇帝获悉,赞赏树有情人有义,收回圣命,“三宝树”从此保存至今。

匆匆看过黄龙潭和乌龙潭,我便只身一人冒雨辗转而回三宝树。我虔诚地凝视着,怕搅了宝树的清静。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?即便是草木,也都有情啊。而那些为名利金钱背信弃义的人们,是否也都如草木有情?与三宝树对视,你会扫去心头的尘埃和污垢,让你净心。即便这只是一个传说!
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人,实不能无情无义啊!

■行者笔记

静静的净慈寺

因了短暂的休息时间,使我有机会走进杭州的净慈寺。

本以为有诸多的香客,本以为有川流不息的人群,待我持票一个人走进偌大的寺院里,却发现自己错了。

三三两两的游客,或许更少的人——像我一样形影只单的人,似乎在说,在西湖的边上,在雷锋塔脚下,净慈寺是一个被游客遗忘的角落。

立定了脚,汗,在白花花的阳光下,从手心、额头,还有四肢不同程度地冒出来。没有风,也没有噪音,虽然寺门敞开着,但是听不到寺外汽车的轰鸣,也听不到外面人声的嘈杂,只有安宁,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和角落。墙上的绿色植物蜿蜒攀爬,绿苔铺了阴凉处厚厚的一地。空气中弥漫着熏香的味道,透过树叶的间隙,可以看见有一层薄薄的青雾正在缓缓的升腾,飘散,在寺院的上空布置出道道迷离的景象。

忽然就有一种悸动在身体的毛孔中四散开来,我似乎听到有一种声音由远及近地走进我的心扉,多少年了,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庙宇,而这样的感觉却还是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敲打着我心鼓,莫非是没有了川流不息的游客,还是因为一个人在这样肃穆的高大殿宇中?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,静静

的心跳,一下,两下,三下……我的目光游离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之间,在和他们目光相对的一瞬,我忽然明白,那种悸动的感觉就来自于这种忘我的宁静。忘记了墙外就是美丽的西子湖畔,忘记了那些幽雅的雕梁和画栋,似乎一切都远去了,唯有这一种宁静,给你些许人生的感慨。

不知道净慈寺名字的由来,莫非这里面也有了一种安静的意味?几个年轻的僧侣坐在树阴下的石凳上轻轻地交谈,在他们平静的面孔上看不出有一丝燥热难忍的模样,他们的目光平静柔和,看过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多年的邻居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僧在台阶的阴凉里安静地吃着午饭,他咀嚼得很慢,仿佛在尽情享受着粮食带给他的质感。他抬头的时候,目光会穿过寺院的大门,也许他知道他看到了什么,也许有急驰的车辆,也许有三三两两的游人,也可能什么都没看到,那一瞥中,包含了人生的淡定和对世事的淡泊。在他不远处的硕大的香炉边,一个老年游客紧闭了双眼,面对着袅袅的烟火默默自语。我听不到他说些什么,但在他虔诚的面孔里我却感受到了此刻他宁静的内心世界。他身边的一小女孩,也学了他的样子,合了手掌,两只漂亮的蝴蝶节,迎了那白花花的阳光,似乎要展翅高飞。

一切都是安宁的,安宁得没有一点头绪,刚刚还是西湖边汹涌澎湃的游人心情,此刻却全都让这一片安宁收走了。忘却了曾经的人生块垒,似乎匆匆而来的是潮水,一瞬间就掏空了你角落里的沙粒,它比任何轰轰烈烈来得都彻底,深刻。

我在一片树阴里停下来,一只松鼠悄悄地从树上滑下来,看我一眼,又悄悄地滑上去。轻盈的姿态似乎在宣泄着一种生命的张力。一点也不想离开,虽然约定的时间即将到来,可还是想多享受这宁静的时光。这美好的世界,这美好的人生,不管是僧侣,还是游客,尽管每个人的选择不尽相同,但宁静的世界却是大家都喜欢的,在纷繁的世界里,惊天动地固然好,但默默无闻也不一定就黯然失色。就像我辈,虽然一路滚滚红尘,然而得到并不就是沉甸甸的人生。

走出院门,马路上依旧是繁华的世界,未等我回头,却有钟声传来,我知道,那是南屏晚钟,在净慈寺的阳光中随风飘散。



净慈寺雪景(资料图片)

佛刘